

周振甫讲谭

周振甫讲古代散文



周振甫 著

2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周振甫讲谭

徐名翠 周海兵 选编

I207.62

5

2005

周振甫 著

周振甫讲古代散文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振甫讲古代散文/周振甫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1

(周振甫讲谭)

ISBN 7-5343-6894-4

I. 周...

II. 周...

III. 古典散文—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201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名 周振甫讲古代散文

作者 周振甫

责任编辑 马兰峰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厂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电话 0312—368546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0.5 插页 2

字 数 320 000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001—7000

定 价 36.0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选说明

周振甫先生生前曾说过，他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编辑工作，二是普及工作。

周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是成功的。1987年中国出版家协会和中华书局在他80岁时，曾为他召开了一个“周振甫先生从事编辑工作50年大会”，表彰他50年来从事编辑工作取得的卓越成绩。出版界的领导和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出席了大会。几乎从不出席会议的钱钟书先生都到会祝贺并讲了话。钱先生说：“振甫和编辑工作的关系是50年，我和振甫的关系是40多年。10年、20年、30年、40年，我们的关系是愈老就愈接近、愈好。”著名学者和书法家启功先生用朱笔画了一幅《松竹图》送给周先生。那一丛挺拔的幽篁，是虚心高洁之美的象征；那一挺铁干虬松枝的老松，则是轩昂坚贞之气度的写照。出版界的领导王子野先生，著名学者、资深编辑杨伯峻、刘叶秋等先生还当场题词赋诗：

“五十年如一日，甘当无名英雄。”（王子野）

稿件编排随意笔，辞章剖析解牛刀。

谦恭足比陈文象，敦厚真如龙伯高。

今日见闻尤可乐，座中不乏方九皋。（杨伯峻）

一代雕龙手，丹铅五十春。

品缘谦益重，情以朴能真。

发蕴文心古，探幽诗话新。

翛然安斗室，不见画梁尘。（刘叶秋）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众多媒体都作了广泛的报道。为一位编辑召开这样隆重的大会，是没有先例的，在当时曾引起各界人士的注目，而对出版界产生的影响则更大。

1997年，周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时，主持人请他谈谈六十多年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心得，给年轻一代传授治学之道。周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我没有什么本事，只不过把古代的一些好东西，实事求是地介绍给大家，做了一点普及工作。

周先生说他只做了一点普及工作，其实他做的普及工作，还是不少的。他把影响我国几千年的两部经典著作，《诗经》和《周易》做了译注；他把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一本文论专著《文心雕龙》做了注释和今译，还主编了《文心雕龙辞典》。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基础上，又深入探索古代文论史，写下《中国修辞学史》、《中国文章学史》以及《文论散记》、《文哲散记》、《文论漫笔》等著作。并用“例话”的形式，把深奥枯燥的理论，用生动活泼的例子，做深入浅出的诠释，写下《诗词例话》、《文章例话》、《小说例话》、《风格例话》，构建了中国古典诗文独特的评析系统。其中《诗词例话》自1962年出版

后，风行海内外，累计印数达七十多万册。特别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专谈写作艺术的书籍还很少，《诗词例话》就成了当时大学文科学生、广大文艺爱好者进入我国古典文艺理论大门的一把钥匙。一本文艺理论的读本，印数竟如此惊人，仅此一例，足以说明周先生做的普及工作是成功的。

周先生为来访和来信的大、中学老师，文艺爱好者推荐书目时，总是推荐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和《宋诗选注》。周先生总是说他的一点本事，是从钱先生那里学来的。他说《管锥编》、《谈艺录》的每一则札记，都是发前人所未发，教给我们怎样去读书，怎样去做学问。周先生曾写过两首七律，赞颂《谈艺录》和《管锥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金翮高飞笑二虫，抢榆未至作腾空。
名高不假扶摇力，才美自开阆苑风。
艺撷亚欧贯今古，体分唐宋极精工。
累丸已见承蜩手，下笔如神岂道穷。

高文何绮数谁能，谈艺今居最上层。
已探骊珠游八极，更添神智耀千灯。
九州论学应难继，异域怜才倘有朋。
试听箫韶奏鸣凤，起看华夏正新兴。

而钱先生对周先生也很尊重，钱先生 1973 年有《偶见江南二仲诗因呈振甫》：

同门才藻说时流，吟卷江南放出头。
别有一身兼二仲，老吾谈艺欲尊周。挚仲治、钟仲纬。

1975年又有《振甫追和秋怀韵再叠酬之》：

杨云老不悔雕虫，未假书空且叩空。
迎刃析疑如破竹，擘流辨似欲分风。
贫粮惠我荒年谷，利器推君善事工。
一任师金笑刍狗，斯文大业炳无穷。

高度评价了周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

1983年，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本)》的引言中说：“审定全稿者为周君振甫。当时(指1948年《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原书付印，君实理董之，余始得与定交。三十五年间，人物浪淘，著述薪积。何意陈编，未遭弃置，切磋拂拭，犹仰故人。诵‘印须我友’之句，欣慨交心矣。”并在送给周先生的《谈艺录》书上，写下这样的话：“此书订正，实出振甫道兄督诱。余敬谢不敏，而君强聒不舍。余戏谓，谚云‘烈女怕缠夫’者，非耶？识此以为他日乞分谤之券。”钱先生的辉煌巨著，百万言的《管锥编》，序仅有137个字，而谈到周先生就用了32个字：“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周先生则利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怀着敬意宣扬钱先生著作的学术价值，目的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钱先生书中所蕴藏的珍宝。虽因违背钱先生反对别人宣传他的心愿，使得钱先生不高兴，但周先生始终没有停止这项工作。他们之间长达几十年的真挚友谊，一直被文坛传为佳话。

关于实事求是，说来话长，应该有专文来谈，这里举几个事例来说说。凡是了解周先生的人，都说周先生做人做学问实事求是，不人云亦云。

例如《诗经·伐檀》中有一句话“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现在，中学课本都讲成君子都是白吃饭不干活的，是作为反语讥讽。通行的有权威的中国文学史，也都是这样讲的。周先生

引证了大量的史料，认为称白吃的为“尔”，称不白吃的为“彼君子”，认为旧的解释较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详见《周振甫讲古代诗词》中的《诗经·伐檀》的分析。）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认为嵇康的被杀，表面上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累嵇康，实际上因为他说了：“非汤武而薄周孔”，影射了司马昭的篡位。周先生写了《嵇康为什么被杀》，对此事详加考证，认为嵇康被杀，不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主要是吕安给他的信，要推翻司马氏政权，跟钟会诬陷他要帮助毋丘俭反对司马氏所造成的。

1986年，周先生的《诗文浅释》（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中收有一篇评析柳宗元《小石潭记》的文章，到1994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又出版了周先生另一本《诗文浅说》。周先生在《诗文浅说》的后记中说：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称“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查中华书局本《柳宗元集》是据《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标点的，这本子里对“卷石”没有注，再查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对“卷石”也没有注。因此，我把“卷石底以出”解作“潭底石头翻卷过来露出水面”完全错了。原来这个“卷石”的“卷”读quán（拳）。“卷石”本于《礼记·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注：“卷犹区也。”《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器量，豆、区、釜、钟。”注：“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原来“区”是齐国的度量单位，一区等于一斗六升容量，卷石，指相当于一斗六升容量大的石头。在上本书《浅释》里注错了，特向读者道歉。

为一句话，特向读者公开道歉，反映出周先生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再说一件事，就是对毛主席诗词中的两个字，提出修改意见。这件事周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连家里的人也不知道。直到逝世前，他才披露这件事。他在《我的编注生涯》（1999年）中，是这样淡淡叙述的：

“(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向臧克家先生约稿,约他的《毛主席诗词讲解》。臧先生要出版社约人加注。出版社领导就找到我。我看不到毛主席的诗稿,只看到《诗刊》上发表的毛主席的诗词。注到《菩萨蛮·黄鹤楼》的‘把酒酌滔滔’,写信给臧先生,说《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樽还酹江月’是以酒奠江月。毛主席酒奠滔滔江水,当作‘酹’,怎么作‘酌’字呢?臧先生同意我的意见,主张用‘酹’字。……等注到《沁园春·雪》:‘山舞银蛇,原驰腊象’,又写信给臧先生说:山盖上雪,用‘银’字来形容。原盖上雪,应用‘蜡’来形容,为什么作‘腊’呢?臧先生同意‘蜡’。……后来他见到毛主席,谈到改‘腊’为‘蜡’,主席也同意了。”在5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周先生能对毛主席的诗词提出修改意见,很能说明他做人的正直,做学问的实事求是。

《周振甫讲谭》系列汇集了周先生有关《谈艺录》、《管锥编》的文章,以及有关文论和诗文鉴赏的文章,编成《周振甫讲〈管锥编〉〈谈艺录〉》、《周振甫讲〈文心雕龙〉》、《周振甫讲怎样学古文》、《周振甫讲古代文论》、《周振甫讲古代散文》、《周振甫讲古代诗词》、《周振甫讲修辞》七种读本,也算是对周先生从事普及工作的一个回顾和初步总结,以此作为对周先生逝世五周年的纪念。《周振甫讲谭》系列中的文章,写于1956年至1999年,如《通俗修辞讲话》写于1956年,其中的用语,特别是例子,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为尊重历史,未敢改动,其他的文章,也是如此。《周振甫讲古代散文》和《周振甫讲古代诗词》中有几篇文章,是编者在周先生指导下写的,并经周先生修改审定。《周振甫讲谭》选编仓促,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周先生在书中使用的一些词汇在当前发生了变化,为尊重作者起见,本丛书在编辑过程中,皆未统一改为今天《现代汉语词典》的规范词汇,相信读者自能辨别阅读使用。

徐名翹 2005年5月15日于北京

目 录

上 编

古代散文的欣赏	(3)
《易经》的散文	(11)
《论语》的散文	(22)
孔子的辩证观点	(32)
孔子论礼	(39)
孟子的辩论文	(56)
谈《史记》的合传	(73)
论唐宋八大家	(82)
韩愈的散文	(98)
韩愈的论说文	(116)
柳宗元的散文	(125)
欧阳修的散文	(144)
古代散文中的山水记	(159)
古代文病举例	(170)
为情造文	(175)

谈《古文观止》	(178)
理和势	(182)
谈中国古代散文的特点与演变	(185)

下 编

汤誓——《尚书》	(209)
鸣鹤在阴——《周易》	(212)
曹刿论战——《左传》	(215)
烛之武退秦师——《左传》	(219)
邹忌讽齐王纳谏——《战国策》	(223)
公输——《墨子》	(227)
天道犹张弓——《老子》	(232)
谋攻——《孙子》	(234)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论语》	(238)
寡人之于国也——《孟子》	(243)
逍遥游——《庄子》	(247)
劝学——《荀子》	(254)
·难——《韩非子》	(261)
谏逐客书——李斯	(265)
狱中上梁王书——邹阳	(272)
将相和——《史记》	(279)
钜鹿之战——《史记》	(284)
邹阳计救梁王——《汉书》	(289)
《世说新语》二则——刘义庆	(294)
山中与裴迪秀才书——王维	(298)
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李白	(301)

目 录

上河东公启——李商隐	(304)
书褒城驿壁——孙樵	(309)
《郁离子》二则——刘基	(315)
左忠毅公逸事——方苞	(322)
报刘一丈书——宗臣	(329)
书鲁亮侪事——袁枚	(334)
登泰山记——姚鼐	(347)
谏魏献子纳贿——《国语》	(352)
战于郎——《礼记》	(357)
《庄子》的两则寓言	(361)
省略和即小见大——《叶公好龙》中的一句话	(365)
与朱元思书——吴均	(368)
闲情赋——陶渊明	(371)
归去来兮辞——陶渊明	(377)
过秦论——贾谊	(385)
钱神论——鲁褒	(393)
谁能见赏——《世说新语》	(397)
宜都记——袁崧	(400)
师说——韩愈	(404)
送孟东野序——韩愈	(411)
送董邵南序——韩愈	(417)
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柳宗元	(422)
小石潭记——柳宗元	(426)
袁家渴记——柳宗元	(430)
醉翁亭记——欧阳修	(438)
古文——沈括	(442)

记承天寺夜游——苏轼	(444)
跋傅给事帖——陆游	(447)
无官御史——罗大经	(450)
《心史》总后叙——郑思肖	(453)
楮亭记——袁中道	(457)
游西山十记(二则)——袁中道	(460)
项脊轩志——归有光	(467)

上
编



古代散文的欣赏

我国的古代散文，跟古代诗歌一样，都是源远流长，有不少传诵的名篇。欣赏古代散文的名篇，有助于丰富我们这方面的知识，提高我们对古代散文的欣赏力，体会古代散文的感染作用，从中取得借鉴。

欣赏古代散文，第一要弄清楚那篇散文在讲什么，即弄清楚作者的用意。有一些古代散文，它的用意有时不明白说出，有待于体会，像司马迁《报任安书》便是。这封信里讲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极有名的话，所以这是篇极有名的散文，但这篇究竟在讲什么，却引起了疑问。这篇是给任安的回信，任安写信给他，劝他“推贤进士”，即向汉武帝推荐贤人。那司马迁的回信，只要说他因为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他替李陵说话，因此得罪，受到宫刑，他身已残废，没资格推荐贤人，就已经够了。可是信里还讲屈原放逐作《离骚》，孙膑砍了膝盖骨作兵法，来比他的作《史记》。再说他在受宫刑前就在著作《史记》，跟屈原、孙膑不一样，那他讲这些干什么？而且，信里又提到任安犯了死罪，不久要被处决，这跟他这封复信又有什么关系？因此包世臣在《艺舟双楫》的

《复石贛州书》里说，这封信是两千年来没有人能读懂的。他认为任安是在监牢里写信给司马迁，请他救自己，不好明说，只好说请他推荐贤才。所以他的回信，提到任安“犯了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再过十天或一月，迫近冬季，就要处决了。他提到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就受了宫刑，所以他不能救任安。他受了奇耻大辱的宫刑，没有死，为了著作《史记》，他是为《史记》活着。暗示他不能救任安，他一救任安，就得被杀，他的《史记》就著不成了。包世臣因此说两千年来没有人读懂这封信，夸耀只有他读懂了。

包世臣的话对不对呢？这就要靠知人论世了。《汉书·司马迁传》里说，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司马迁，可见任安是在做益州刺史时写信的，不是在监牢里写信的。任安写信后，被调到京里来做护北军使者。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江充说太子宫内有巫蛊气，因为他在太子宫里挖出木人。其实木人是他带进去的，用来诬陷太子咒死武帝。太子被逼假造武帝的诏书，说江充谋反，杀了江充。太子召护北军使者任安发兵，任安接了太子节。太子与丞相刘屈轡战，任安不发兵。太子战败自杀。武帝认为任安在观望，太子胜了，他接了太子节；太子败了，他不出兵。因此把他关在牢里，判了死刑，准备处决。司马迁的信里说：“会东从上来”，“今又薄（迫）从上雍”。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 93 年）三月，司马迁从武帝东封泰山；十二月，从武帝西巡雍州。复信里又说：“曩者辱赐书”，说明任安的信是以前写的，即在太始四年前写的。巫蛊之狱在征和元二年间（公元前 92—前 91 年），任安的信是公元前 93 年以前写的，任安犯罪是在公元前 92—前 91 年。任安的信写在巫蛊之狱前一年或两年，是他在益州刺史任上写的。因此，包世臣的解释是不对的。再说，《汉书·司马迁传》里先写司马迁写成了《史记》，再写《报任安书》，司马迁在复信里也讲已经写成了《史记》。包世臣说他因为《史记》没有写成而不能救任安也不对。